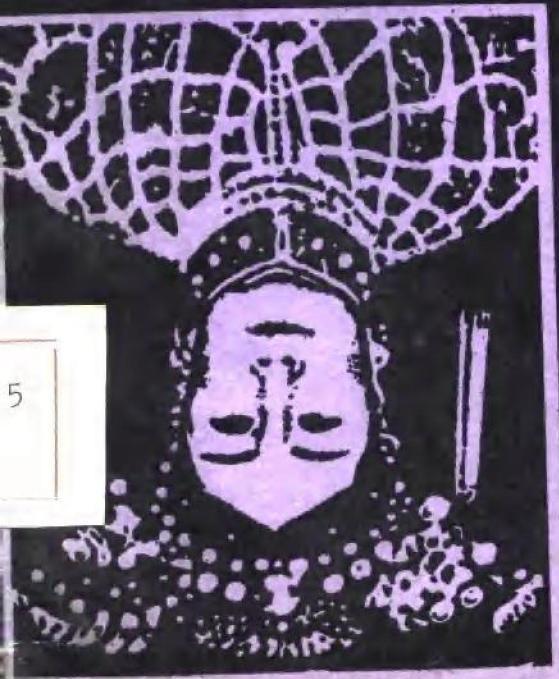




瀛台落日 上

高阳 著

87
I247.5
2056

瀛台落日

高阳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B

820307

出版说明

本书是台湾作家高阳所著《慈禧全传》的第六部(最后一部),故事紧承上部《胭脂井》。从两宫西逃回京写起,到摄政王监国、宣统登极止。描写了此段历史时期中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。对光绪之死的描写最为精彩。颇堪一读。

此书曾在台湾出版。现经校正错讹,以简化字横排重印。原书无序码,现加序码,以利读者阅读方便。

瀛台落日(上) YING TAI LUO RI 高 阳 著

责任编辑:刘明涛

封面设计:何 武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.5印张 2插页 219,000字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印数:1—29,900册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:10389·64 定价:1.70元

87
I247.5
2056

瀛台落日下

高阳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B

3.25380

两宫回銮还不到一年工夫，宦海升沉，几人弹冠相庆，几人不堪回首，已颇经历过一番沧桑了。

京中比较稳定，各省调动得很厉害，总督迁转了一半，巡抚则除江苏的恩寿、陕西的升允、湖北的端方之外，更调了十二省。端方虽未调动，却等于升了官，暂署湖广总督；因为两江总督刘坤一，在这年——光绪二十八年九月间在任病歿；这是个头等要缺，朝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仍援甲午年刘坤一北上督师的前例，以鄂督张之洞署理江督，所以“督抚同城”的端方，在武昌得以惟我独尊。

前度刘郎的张之洞，却不似端方那么高兴。前番署理，是因为刘坤一勤劳王事，未便开去他的底缺，犹有可说；这一次江督出缺，依资历而论，由他调补，乃是天公地道之事，何以仍是署理？

尤其是一想到袁世凯，更不舒服。张之洞光绪十年就已当到两广总督，那时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五品同知，在朝鲜吴长庆军中“会办营务处”。连个“学”都没有“进”的乳臭小儿，居然成了疆臣领袖！最可气的是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是实授，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反是暂局！这不是笑话？他心里这样在想，口头上却从未说过一句，因为以他的齿德俱尊，与后生小子争功名，说出去会叫人看不起。

当然，袁世凯非常了解，当今的重臣，只有两个人，朝中一个荣禄，外面一个张之洞。至于王文韶、鹿传霖之流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如今荣禄老病衰寻，日衰一日，看来不过年把工夫好拖；荣禄一旦下世，军机大臣中决不能让瞿鸿机爬上来。而论资望，他也还不够“掌枢”的火候；那时张之洞也许会内召大拜，应该早日结此奥援。

因此，从保定回项城之前，他就作了决定，回程要迁道到南京小作勾留。

2

袁世凯是奉旨准假两月，回籍葬母。九月里南下，在项城匝月勾留，十月二十一起程，取道信阳州坐火车到汉口；端方接到武昌看铁厂、看枪炮厂，礼数周至。不过袁世凯却不大看得起端方；只跟督署的文案，光绪八年壬午福建的解元郑孝胥亲近，极口称赞张之洞在湖北的规划，深远宏大，说是“今日之下，只有我跟南皮两个人，还能够担当大事。”

可想而知的，以郑孝胥跟张之洞的关系，必然会将这话飞函江宁。这使得张之洞的心里好过得多了；所以袁世凯的专轮驶抵南京下关，张之洞照规矩行事；盛陈仪卫，亲自迎接，到得总督衙门，随即开宴，其时是午后一点半钟。

这个时间赶得很不巧！原来张之洞的日常生活与众不同；在湖北官场，人人皆知，有副送他的对联：“号令不时，

起居无节，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”。下联不免刻薄，上联却多少是记实的；而在张之洞却自以为是一天当两天用。

他这一天当两天，即以午未之交为分界。大致每天的黄昏是他的早晨，起床就看公事，见宾客，到午夜进餐；他的饮食习惯亦很怪，每餐必酒，酒备黄白，同时并进；肴饌、粥饭、水果、点心，亦复如此，摆满一桌，随意进用，没有一定的次序。

食毕归寝，往往只是和衣打盹，冬夏都用藤椅，不过冬天加个火炉。这样睡到凌晨五点钟又醒了；办事会客，直到日中歇手吃饭，饭罢复睡。

这个开宴之时，正是该他去寻好梦的辰光；加以这天去了一趟下关，精神格外不济，入席之后，想撑撑不住，双眼涩重，只想合拢；勉强睁得一睁，也只是半开而已。

在一堂肃然之中，只见袁世凯谦恭地说不到三五句话，就会悄悄中断，因为张之洞眼闭嘴张，正将入梦；等他头向旁一侧，惊醒过来，袁世凯方再开口。

此情此景，使得满座陪客，皆为之局促不安；最无奈的是，盛宴例用下系桌围，面对戏台的方桌，袁世凯上坐，张之洞打横相陪，一桌中别无他客可以跟贵宾接谈，稍解尴尬，以至于众目睽睽，只看着高坐堂皇的袁世凯发愣，替他想想，真是人间的奇窘。

张之洞终于倒在椅背上，起了鼾声。袁世凯看一看周围，站起身来；于是奉陪作陪的藩臬二司，从左右赶到他身旁，未及开口，袁世凯已向他们摇手示意，不要惊扰了张之洞。

只是总督进出辕门照例鸣炮，俗名“放铙”；炮声却将张之洞惊醒了，一看客座已空，知道袁世凯不辞而别。这是件不但失礼，而且失态的事；张之洞想要弥补，就只有急急传轿，赶到下关去送行。

由总督衙门出城到江边，很有一段路，八抬大轿，分两班轿夫换肩疾走，仍旧能够让张之洞在轿子里好好睡了一觉，所以赶到下关，精神十足，正是他一天当两天的另一天开始之时，但袁世凯的专轮已将启碇，他只能在舵楼上拱拱手，向张之洞遥为致谢而已。

3

在上海逗留了三天，袁世凯乘海圻号兵舰直航天津。到达的那天，正是四十天假满的十一月初六。就在这一天，京中传来消息，云贵总督魏光燾调任两江，张之洞回任。

江督会落在魏光燾头上，是无人不感意外之事——此人字午庄，籍隶湖南邵阳，出身是厨子，后来投身湘军，曾隶服曾国荃部下，后来随左宗棠西征，积功升到道员。甲午那年，官居湖南藩司，巡抚吴大澂请纓出关，魏光燾领兵驻牛庄。日军未到，望风先遁，一日一夜走了三百里。几次坠马，跌伤了脚，也算“挂彩”。和议成后，吴大澂带着他的“度辽将军”玉印回任，魏光燾官运更好，竟升了陕西巡抚。

庚子年义和团之乱，下诏勤王，举兵响应的都交了运，

鹿传霖入军机；岑春煊升巡抚；魏光燾升总督。在昆明政事都由云南巡抚李经羲作主，魏光燾拱手相听，一无作为。不过他精力过人，一大早起身，接见属员以后，总是到各处营伍去看操，“魏午帅”之勤，是很有名的。

这样的一个庸才，能到两江去当总督，袁世凯可以断定，决不是因为他勤于看操。果然，问起京中来人，道出了一段内幕。

湘军出身的大员中，有个衡山人叫王之春。他本来是彭玉麟的“文巡捕”，职司传达；生得一貌堂堂，是颇为厚重有福泽的样子，彭玉麟调他到营伍里面，积功升到道员；光绪十年中法之战，起用宿将，彭玉麟专广东的军务，用王之春当营务处；底缺是广东督粮道。以后升到湖北藩司；又调四川，看看要爬到巡抚，是很吃力的了。

王之春的花样很多，知道著书立说也是猎官的一条捷径，曾请一个广西人潘乃光，将从恭亲王创建总理衙门以来，与各国交往的情形，按年条举，编次成书，命名为《通商始末记》，因而博得了个“熟谙洋务”的名声，居然在光绪二十一年，奉派为吊唁俄皇亚历山大的特使。俄国以“头等钦差”的礼节相待，并有“肺腑语”，因而颇得帝师翁同龢的重视。

及至俄国新君加冕，打算仍派王之春为庆贺专使时，俄国却又嫌他职位不称，因而改派了李鸿章。而王之春则在戊戌政变后，走荣禄的路子，终于得遂封疆之愿，当了巡抚。先放安徽，现在广西。始终恃荣禄为靠山，每月都有书信致候，自然还有伴函的重礼。

魏光焘即是由于王之春的关系，搭上了荣禄的这条线。不久之前由昆明入觐，恰好刘坤一出缺，便以荣禄嫁女致贺为名，送了二十万银子的贺仪，另外又备了两万银子的门包，这样，他的希望调任两江的意愿，才能传达给荣禄。

于是谈到江督人选，荣禄提出两点意见：两江自曾国藩以来，以用湘军宿将为宜；而且张之洞太会花钱，岂可以两江膏腴之地供他挥霍？后面这个说法，最能打动慈禧太后的的心，因而魏光焘的新命，很快地就下达了。

袁世凯心想，如果说南洋是湘军的地盘；则北洋就应该是淮军的禁脔。魏光焘碌碌庸材，比张之洞好对付得多；自己的处境较之李鸿章当年先有沈葆楨，后有刘坤一的分庭抗礼，犹胜一筹。只要能压住盛宣怀，不让他爬上来，便可如李鸿章在北洋之日，将许多可生大利的事业抓在手里，有一番大大的展布。

这当然要靠荣禄——他的日子不多了，袁世凯默默的筹思，自己还不够资格取而代之；但可扶助一个够资格的人接他的位子，从中操纵，那也就等于取荣禄而代之了。

当然，眼前必须格外巴结荣禄。转到这个念头，想起荣禄嫁女的贺礼，纵不能如魏光焘那样，一送二十万两银子，至少也要让荣禄高兴才是。

“让荣中堂高兴，不如让荣小姐高兴。”袁世凯的表兄，为他掌管私财的张镇芳献议：“所以贺礼之中，应多备珍贵新巧的首饰。”

袁世凯非常赞赏这个看法。因为荣禄只有一子一女；一子在回銮途中病歿，只剩下一个女儿亲骨肉，钟爱异常。只

要这位小姐说一声“袁大人送的东西真好”，荣禄也就高兴了。

“礼要送两份。”袁世凯又问：“送乾宅的呢？”

“那是有照例的规矩的，只能递如意。”

原来乾宅是王府。汉大臣与亲贵通庆吊，照旗人的规矩，喜庆之类只能递如意以申敬意；但袁世凯觉得太菲薄了，决定另外以北洋公所的名义，送两万银子的贺礼。

4

满汉不通婚的禁令，已奉明诏解除，但选八旗秀女的制度依旧保存。旗人家合于备选资格的及笄之女，在未经过挑选前，不准擅自择配；因此，多少豪门大族想和荣禄结成亲家，却开不得口，即以荣禄这个艳光照人、小名福妞的爱女，虽早就向户部报过名，已至待选之年，而三年一举的选秀女之制，由于国遭大难，尚未恢复，福妞的终身大事，做父母的一时亦就做不得主了。

但是，有个人可以做主：慈禧太后。太后或皇帝可以指定某一亲贵宗室，娶某人家的女儿；名为“指婚”或“拴婚”。慈禧太后决定将福妞“指婚”给醇亲王载沣。

拴成这桩婚姻，是慈禧太后回銮以后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。谁都看得出来，让福妞能成为王府的嫡福晋，是慈禧太后对荣禄的酬庸与笼络；但是她自己心里明白，另外还有

一层远比笼络荣禄更要紧的作用在内。她确信惟有这样做，才可以彻底消除后顾之忧。

当议和之时，慈禧太后刻刻不能去怀的一件心事是，各国会干预中国的内政，逼她归政。庆王奕劻与李鸿章所订的辛丑和约，几乎完全接受了各国的要求，似乎任何人都能办这样的交涉；可是在条约之外，有一项不见于文字的交涉，他们做到了，那就是不提结束训政之事。李鸿章的恤典特厚，奕劻的大见宠信，都由于这么一场功劳。

但在订约到撤兵的那段辰光中，慈禧太后发现隐患的存在；各国对皇帝依然存着好感，这倒还是意料中事，无足深忧。到后来发觉各国对皇帝的胞弟亦有好感，而且隐隐然有支持之意，这就不但料不到，而且也不能不加防备了。

5

醇贤王奕譞的嫡福晋，也就是慈禧太后的胞妹，生过四男一女，却只留下一个老二，就是当今的皇帝。

皇帝共有三个异母弟弟，排行第五、第六、第七，都是为醇贤亲王侧福晋刘佳氏所出。老五名叫载沣，生在光绪九年；八岁袭爵，都叫他“小醇王”。义和团之乱，德国因为公使克林德被杀，算是受害最重，所以由瓦德西当联军统帅；瓦德西到京不久，就提出要求，应该派亲王为专使，到柏林向德皇谢罪；而且指名要求，以十八岁的小醇王载沣充任专

使。

于是光绪二十七年四月，明颁上谕：“醇亲王载沣著授为头等专使大臣，前赴大德国，敬谨将命。”又派上书房师傅、为载沣授读的前内阁侍读学仕张翼，以及德国话说得跟柏林土著一样的副都统荫昌为参赞，携带国书礼物，在五月底由上海坐德国船放洋。

到了柏林，载沣打回来一个电报，说德国外交部致送照会，要求专使以跪拜礼觐见德皇。军机上奏，慈禧太后大惊失色——原来客使跪觐，以前一直是大清朝与列国交往的一大争端。乾隆五十七年，英国所遣通商专使伯爵马戛尔尼双膝着地见高宗，洋人引为奇耻大辱。而中土则以为“一到殿廷齐跪地，天威能使万心降”，是件得意之事。从此以后，嘉、道、咸三帝，都因为洋人不肯行拜跪礼，拒见外使；直到同治年间，迫于情势，才作了让步，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多次磋商，用五鞠躬礼觐见穆宗于西苑紫光阁；在各国已认为格外尊礼，而朝廷还觉得过于委屈。如今以洋人所绝不愿行的“野蛮”礼节，强加之于中国皇帝的胞弟，明明是故意折辱，倘不力争，何以见祖宗于地下，更有何面目再见臣下。

为此，函电交驰，极力磋商，结果总算免行跪礼。但觐见的情形，却又大出慈禧太后的意外，德皇不独以隆重的礼节接载沣，而且降尊纡贵，亲到行馆答访，情意殷殷地谈了许久。又邀载沣至但泽阅兵，参观曾来华游历，觐见过皇帝的亨利亲王所统帅的海军。甚至还作了德国皇后茶会的主宾。

这前倨后恭的用意，他人茫然，而慈禧太后肚子里雪亮。

故意以跪礼来难为谢罪的专使，是表示对她纵容义和团的不满；而优礼载沅，纯然因为他是皇帝的胞弟！

及至载沅回国，两宫已在回銮途中，慈禧太后特地在开封行宫召见载沅，细问使德的情形。载沅哪知老太后已有猜忌之心？少不更事，对在德国所受到的礼遇只有夸饰，绝不隐讳，说德皇如何对他期许，又劝他留意军事，说是确保政权的惟一要诀，就是把兵权抓在皇室手中。

慈禧太后心想，载沅素无大志，才具亦平常得很，说话有些结巴，往往辞不达意；此刻眉飞色舞无非觉得此行很有面子而已。究其实际，并未将德皇劝他的话好好去想过一想。只是无用之人，易于受人摆布；倘有人利用他的身分地位，暗蓄异志，所关不细。

往暗里去想，皇帝无子，且有肾亏的迹象，将来也不会有儿子；然则皇位谁属？兄终弟及，已有前例；一班“新党”如果看出各国支持载沅之意，因势利用，只怕从此就要多事了。

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，只要载沅自己不愿，任何人都不能假借他的名义为非作歹。这样想下来，自然而然地有了法子，找一个人管住载沅，即是釜底抽薪之道。

谁能管得住载沅？大家巨族的老太太要叫儿子收心，有个不二的秘诀，替他娶一房标致、能干、贤慧的媳妇。因此，慈禧太后从召见海外归来的载沅的第二天起，就开始在物色“醇王福晋”了。

替她参赞的只有两个人：一个是荣寿公主；一个是李莲英。但只有李莲英提的人选，正合慈禧太后的意，那就是荣

禄的爱女福妞。

“大格格，你看呢？”慈禧太后问荣寿公主。

“模样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，能干更无话说。就是，”荣寿公主笑笑说道：“小五将来必定落个怕媳妇的名声。”

“小五，”是指载沣。她是为她的堂弟设想，不过这句话越发使慈禧太后的主意坚定不移；她不便表示“正要他怕媳妇才好”，只能为福妞解释：

“这个孩子，是让她父亲惯的！胆子可真大，连我都不怕——”

慈禧太后是欲扬故抑，话才说了一半；但荣寿公主却抓住空隙很快地说了一句：“她连老佛爷都不怕，小五就更不在她眼里了。”

“那也不尽然。少年夫妻，恩恩爱爱，彼此体贴，脾气会改的。”

荣寿公主不答。慈禧太后也发觉到，自己这样说法，等于已定了主意；“大格格”当然不能驳回，但她心里不以为然，是很明显的。

多少年下来，慈禧太后如果说还有忌惮的人，惟一的就是荣寿公主。她不肯随便附和；但只要是她同意的事，不但心口如一，不会出尔反尔，而且一定尽全力支持。慈禧太后很敬重她这个脾气；也因此希望能将她说服，好让她做自己的帮手。

可是荣寿公主对这件事的态度很坚决。总是说：“老佛爷若以为合适，就降旨意好了！”心里还有句话是：“我不敢驳回，可也别指望我点个头。”因为她的堂弟中，受妻子

及岳家欺侮的很多，都出于慈禧太后的指婚，她不希望再有一个堂弟娶得悍妻。

为此，指婚的旨意迟迟未发。而风声已经隐隐传出去了！大家都觉得非小醇王不能娶得这么娇贵的小姐。这位小姐亦非嫁世袭的亲王，不足以尽其娇贵。奇怪着这么门当户对的一门婚事，慈禧太后何以至今还不把它“拴”起来？

李莲英是对促成这门亲事最热心的人，不断地找机会催促，催得慈禧太后也有些发慌了，不办成这件事，牵肠挂肚的不能安心。

“提到福妞，你从没有搭过一句腔；我知道，你是觉得福妞的脾气刚强，将来小五会吃亏。照我说，你这心担得叫多余！他们这一辈你居长，谁都怕你三分，将来福妞如果欺侮小五，你不会说她吗？”

这话说得相当透彻。荣寿公主想，事情反正已成定局了，自己默默地表示抗议，也无济于事，徒然惹得老太后心里不痛快，又何苦来哉？倒不如趁她有这句话，为载沣稍做弥补之计。

“小五太懦弱，有福妞这么一个媳妇，倒正好补他的不足。女儿是怕福妞受不了王府的规矩，语言行为稍微不检点，或小夫妻常常吵个嘴什么的，老佛爷不心烦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！你说得一点不错。”慈禧太后急忙接口：“说真的，荣禄夫妇也太宠他们这个姑娘了！找一天，我好好说他一顿。”

于是回銮不久，便降了懿旨，将“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指婚醇亲王”。喜信一传，醇亲王的“北府”贺客盈门。哪知道老福

晋刘佳氏，也就是小醇王载沣的生母，忽然得了急病，病状是喃喃自语，双眼发直，见了家人都认不出来，仿佛中了邪了。

见此光景，贺客大骇，但“北府”上下，却还能保持镇静，因为只是这位老福晋旧疾复发，而得此近乎疯癫的痰疾，却是出于慈禧太后所赐。

原来老醇王有四位侧福晋，刘佳氏位居第二。嫡福晋及第一位侧福晋相继下世，便由刘佳氏当家。在老醇王病歿时，老七载涛只有三岁，是她一手带大的，光绪二十三年，慈禧太后以懿旨命载涛出嗣为贝子奕谟之子。刘佳氏的这个小子，简直就是她的命根子，平空被夺，哭得死去活来，从此就有此恍恍惚惚，言语颠倒的样子了。

但刺激犹不止此；尤其是这一年接二连三地来。首先是载涛的“父亲”又变过了——这奕谟是咸丰、同治年间被尊称为“老五太爷”的惠亲王绵愉的幼子，严正不阿，是亲贵中的贤者，却跟慈禧太后不大合得来。当初得载涛为子时，看他肥头大耳，十分高兴；但不亲自进宫谢恩，却大宴亲朋，就仿佛真的得了老来子一样。慈禧太后知道了，颇为不满，只是隐忍未发，以后闹政变，闹拳匪，没工夫去摆布他。这样五年工夫过去，载涛已经十六岁，相貌厚重而俊秀，举止稳健而潇洒，是少年亲贵中的美材。奕谟得意非凡。

哪知乐极生悲，坏在他不该发牢骚，而且形诸笔墨，以致贾祸——他画了一幅怪图，悬空一只着了“花盆底”的脚，再无别物，却有一首打油诗：

老生避脚实堪哀，竭力经营避脚台；避脚台高三百尺，高三